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二十五至七

主事臣尹壮圖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二十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列傳三

周諸臣傳

周文公

周公旦者文王子也

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于羣子及武王立周公

常輔翼之用事居多武王十一年史記作九年下十三年作十一年今遵經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三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紂自焚死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

尚書大傳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

有餘烈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也說苑同

封紂子武庚禄父使管蔡傅之以續殷祀封周公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史記

周書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

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闕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立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其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獨寡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五戶為伍以首為

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社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茅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

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政山林藪澤以因其闕工匠役工以政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闕無窮乏則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藂苴邱墳不可樹穀者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榮業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

此謂仁德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序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為人此為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禽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歛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

陽夏日之陰不名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

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今
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
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
王翼日乃瘳尚書

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
天下家語

尸子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宫履乘石祀明堂假爲天子七年荀子周公屏成王而反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康成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禮儀朝諸侯也不于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爲斧文屏風于户牖之間周公于前立也史記淮南其説並同　按周公朝諸侯天子負斧依所謂天子者成王也葢謂負成王而朝諸侯也漢儒

說禮傳會為多而鄭注直以天子為周公大乖事理

家語攝政其說為允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鄭氏詩傳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周公居東二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

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尚書

越絕書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于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一年天暴風雨樹木盡偃成王大恐

及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樹木皆起天下皆實　漢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是史以周公卒後發金縢書亦誤史記成王病周公祝于河曰干命者旦也亦藏其筞于府及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書乃泣反周公說尤誤今併正之

管蔡武庚等率淮夷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

于庶人三年不齒淮夷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史記

尚書大傳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謂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禄父及三監叛韓詩外傳客有見周公者應之于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言外在内言内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明日興師

而誅管蔡故容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

說苑畧同

康叔得禾異畒同頴獻之成王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書序 按康叔武王時封于衛成王伐管蔡復以殷餘民益封之史作唐叔非是歸禾嘉禾篇亡

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而淮夷徐戎及奄又叛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東伐淮夷殘奄作成王政遷其君薄姑作將薄姑成王政將薄姑篇亦亡 成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作

多方以誥戒殷民　按多方者殘奄後之誥多士者營洛後之誥也多方曰王來自奄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多方曰爾乃自時洛邑無一語及新營多士曰周公初于新邑洛又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其先後本文明確可據也又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知其為七年成王營洛周公歸政之前也孔傳云成王即政淮奄又叛史説同之蔡沈書傳遂序多士于多方之前而以商民之遷在作洛之前以詮五祀之文説亦疏矣蓋不察殘奄在營洛之先多士在多方之後也尚書大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故通鑑前編亦序殘奄于東征之後令並多方正之

成王七年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召公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成王長能聽政于是周公乃還政成王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作無逸以戒成王 史記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

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大小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尚書

又作文王大明緜之詩詩注

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周公在豐病將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括地志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史記）

謚曰文

尚書大傳周公將作大作禮樂優游三年不能作恐天下莫我知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德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

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淮南子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負扆而朝諸侯誅黨斷制無所顧問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後而後行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鬻子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謂

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君子之戒也

論曰公以懿親弼亮左右功施爛然至其攝政不疑居東不懼謂非盛徳何以堪之雖然天不右周風雷闢警嚚嚚讒口公亦靡所税駕已夫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

古史考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史記索隱尚

是其名牙益其字

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東夷之士

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

益嘗窮困年老矣

說苑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

餘治古史考呂望嘗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鹽鐵
論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妻子
聞周西伯賢又善養老乃往焉以漁釣奸西伯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
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
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得鮒次得
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而王者

之輔也于是西伯獵果遇呂尚于渭之陽與語大説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以望為師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説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于渭陽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至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于此文王乃齋

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太公作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
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
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有似太公曰釣有三
權禄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
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之太公曰緡微餌明
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
夫魚食其餌乃牽于緡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餌
取魚魚可殺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

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王拜曰允哉敢不受命乃載以俱歸立爲師抱朴子文王遇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以師楚辭注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楚辭注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之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歸以爲太師史記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濵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

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徳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説苑望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西伯曰善曰宿善不祥于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為師

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

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十一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

索隱一作蒼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

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史記 此下曰與太公作太誓太誓乃十三年伐商作此蓋孔壁書未出而太史公遵武帝時偽太誓耳 居二年

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師尚父彊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論衡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尸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聽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邱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

吾兵也乃修武勒兵于甯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雨輜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是洗濯甲兵也又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物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徧持律管當

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宫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宫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太公金匱太師少

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内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非時而至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

十三年正月甲子至牧野作泰誓伐商紂紂師敗績紂登鹿臺自焚死史記作追斬紂令正之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

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史記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

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銘焉大戴禮記

太公金匱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令民吏未安賢者

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聽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於是封師尚父於齊營邱師尚父受封留為太師康成禮注

史記太公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

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按金縢終始具載二公孔穎達疏云周召與太公為周三公是史記東就國之説未為得也呂氏春秋太公封于齊周公封于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説苑伯禽

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曰何治之難曰親親先内後外先仁後義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韓非子太公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狂矞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無求于人也太公至殺之以為首誅周公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饗國而

殺賢者何也太公曰先王之所以使臣民者爵禄刑罰也令不足以使之望當誰為君乎令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是以誅之

春秋繁露營蕩為齊司寇太公封于齊問以治國之要對曰任仁義曰任仁義奈何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曰愛人尊老奈何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

今子以仁義亂齊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師尚父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蓋尚父之卒百有餘年史記

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禮記

皇覽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十里說苑武王問于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對曰愛民而已利之勿害成之

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又問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上無淫慝下不陰害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又問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曰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又問曰得賢敬士或不能治者何也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

也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曰其為國如何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又問曰舉賢而危亡者其失安在曰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曰好用小善者何如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忠臣以誹死于無罪邪臣以譽賞于無功其國見于危亡武王曰善令日聞誹譽之情矣新書師尚父曰吾聞之于政也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藂藂然一人

理之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紀之使之宜處而久之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新書昔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論曰易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方吕尚之屠釣殷墟槃桓困約何其劣也及合德一朝垂老傅翼遂以建周啟齊居貞之效與若乃建堂堂之旗扶義而東置有禮覆

昬暴固其宜也說者陰謀譎智歸諸道家誣矣世所傳
太公兵法韜畧庸鄙犇合不足録所著有子牙子

召康公

召公奭周同姓姓姬氏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留為
周太保

史記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　按書旅獒篇當在武
王時

既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寳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寳遠物則遠人格所寳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

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尚書

武王崩成王立召公欲退老厥邑周公留之作君奭 蔡沈書傳

書序名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史記周公踐阼召公疑之不說周公周公作君奭召公乃說馬融注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

孔頴達疏周公既攝政留在臣職當時恠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惑　序意不明致諸説雜糅掛書本文曰其汝克敬徳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孔頴達疏祇若兹往敬用治詳其語意蔡説得之

成王將涖政召公作公劉之詩戒以民事又作泂酌卷阿以戒之　詩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洛誥　書序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

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通鑑前編以多士當在此下為告庶殷之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通鑑前編以梓村當在此下為告侯甸男邦伯之辭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

無遺壽耇其稽我古人之徳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徳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歴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徳乃早墜厥命我不

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

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尚書

成王崩召公受顧命立子釗是為康王當成王時陝以西召公主之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論衡召公年八十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史記

謚曰康

韓詩外傳昔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吾以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于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説耕桑倍力以勸其後在位者不恤元元百姓困乏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説苑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

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論曰召為保相三王觀其所陳戒溯洄道原所存亦差

聖一間耳或于君奭之篇謂以爵位拂中懰犬視日猶

盲論夫葛氏曰名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君奭以諭之

辛甲

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葢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召公

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劉向

武王時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左傳

及成王立武庚叛周公東征已勝殷將攻商蓋辛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刼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韓非子

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漢書

散宜生　閎夭　太顛　南宫括

散宜生散氏宜生名孔氏書傳人物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散宜為氏

文王為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閎夭

荀子閎夭之狀面無見膚

鬻能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宜生與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説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

赦西伯史記

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陳于紂庭紂出見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趨而進曰西蕃之臣昌之使者淮南子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黄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因費仲而通紂說乃免其身殺牛賜之

及武王伐紂至于有戎之隧大風折旆宜生諫曰此其

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卒犯三妖而禽紂于牧野說苑

散宜生太顛閎天南宮括蓋皆逮事文武故周公舉之以勸君奭武王克殷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史記

尚書大傅散宜生閎天南宮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

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于羑里

伯達　伯适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並事文王為虞官

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逵注八士皆在虞官

其母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春秋繁露

時人號為八虞

汲冢書命南宫忽振鹿臺之財命南宫伯達遷九鼎三巫或疑南宫忽即仲忽南宫伯達即伯達南宫括即伯适若然則八虞南宫氏也康成曰成王時人劉向曰宣王時人墓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稱南宫氏

癸度

癸度者武王臣武王嘗問于癸度曰貿獻不重身不親于君左右不足友不善于羣臣故不欲收穡户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

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黄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于汝漢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途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定矣管子

史佚

史佚即尹逸亦曰史逸武王克殷既入即位于社南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昬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皇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遂命史佚展九鼎保玉史記

成王時為少師賈誼新書

王問政于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

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說苑

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史記墨家有尹佚二篇漢書

君陳

君陳者成王之臣也初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作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徳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徳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

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
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
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
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
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
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

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尚書

論曰聖不獨啟必濟羣佐辛甲癸度大顛閎夭之徒縈手如列宿之附麗于天也予錄次其梗概而封建皆莫可考云羑里之厄權不受命雖聖智亦有所不免歟

君牙　伯冏

君牙伯冏書序史記並作伯臩皆穆王臣穆王以君牙為大司徒作誥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以伯冏為太僕正作誥曰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徳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懐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

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尚書

祭公　祭公謀父

祭公周公之後祭公事昭王昭王南征濟漢船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帝王世紀

其後祭公謀父為穆王卿士穆王將征犬戎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

之使務利而辟害懐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訢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賔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賔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令自大畢伯士之終也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國語

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左傳

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王若曰祖祭公次予

小子虔虔在位旻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勗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于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烈祖召公兹申予小子追學于文武之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我

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
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王曰
公無困我哉俾百寮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
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
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
之咸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
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
大命勘厥敵公曰天子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

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闕

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維周

之始并鳴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

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

由之公曰鳴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闕罪

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

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

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鳴呼三公汝念哉汝

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嗚呼三公維予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最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黨言周書 其後世見地理志

呂侯

呂侯爲穆王相康成引書說 孔安國書傳爲司寇

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爲始作亂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
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
刵椓黥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
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舜也）哀矜庶戮之不辜
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
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
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

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臯陶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閲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閲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閲實其罪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閲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閲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

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

辭獄貨非寳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史記吕作甫曰諸侯有不睦者言于王作修刑辟　尚書

論曰昭王隕漢穆不伐荆而伐戎不亦謬乎謀父具老成之見進典謨之辭雖不及此君子多之王道微缺蔑德尚刑吕刑之所由作也然哀矜惻怛三致意焉猶得

夫忠厚之遺也論者以尚古五刑無贖然疑而後赦非不疑而得贖也罪疑惟輕亦其遺意歟

召穆公

召穆公名虎康公之後為厲王卿士厲王無道召公傷周室大壞作蕩之詩以刺之詩序 序以民勞亦穆公所作

王虐國人謗王名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

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國語

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彘厲王太子靖史作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韋昭注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紀年魯連子並以共和為共伯和說具厲王紀十四年厲王死

于彘太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史記

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公營謝以居之又命平淮南之夷疆理其地錫召公以圭瓚秬鬯山川土田焉詩序

卒謚曰穆

芮良夫

芮良夫芮伯之後為厲王大夫厲王無道芮伯稽古作

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闕

如之令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

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惟王之患其惟國人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闕不存焉變之攸伏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于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為惟爾之禍周書

厲王說榮夷公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

諸侯不享王流于彘國語

良夫賦桑柔之詩以傷悼之詩序　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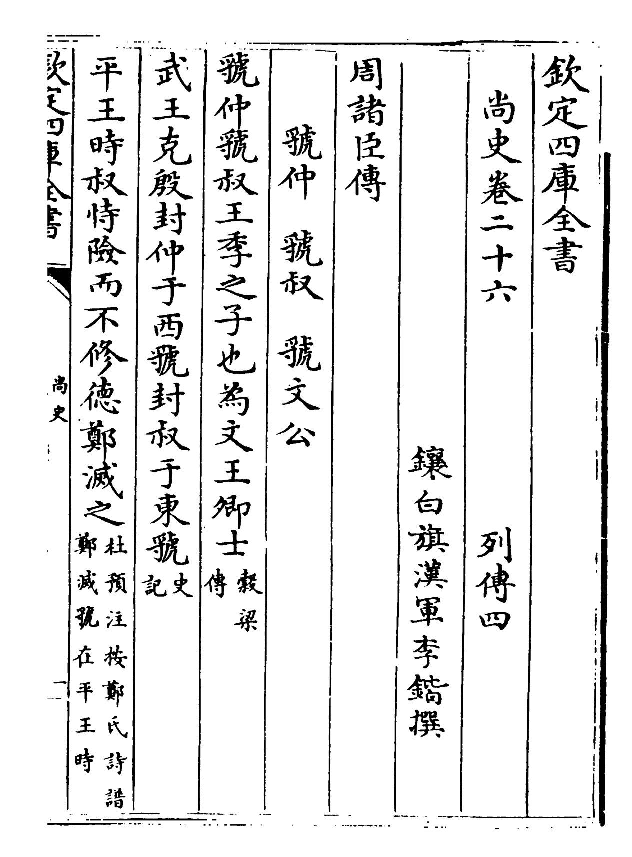
論曰厲王弭謗乃良夫直諫無所顧慮專利為盜殆危世見地理志

言哉彘之難召公殺子以脱大子且續紀十有四年諸

侯無變天位卒定非公忠之至鮮不敗者是故危難驟

臻確乎不拔迄以人定勝天者召公有之

尚史卷二十五



尚史卷二十六

列傳四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周諸臣傳

虢仲　虢叔　虢文公

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穀梁傳

武王克殷封仲于西虢封叔于東虢史記

平王時叔恃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杜預注按鄭氏詩譜鄭滅虢在平王時

仲之後是為虢文公文公為宣王卿士賈逵注仲之後韋昭注或曰虢叔之後非是宣王即位不籍千畝史記作十二年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龎純固于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

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既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畒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

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

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

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

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

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

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

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

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

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國語）

其後世見地理志

仲山甫

仲山甫即樊穆仲（韋昭注仲山甫食采于樊穆仲其謚也）爲宣王卿士（詩注蓋以冢宰兼太保）十二年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

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及魯侯卒魯人殺戲立伯御

韋昭注伯御括也史記戲立是為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班固人物表伯

御懿公兄子與史合

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仲山甫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乃命魯孝公于夷宫三十九年戰于千畒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

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國語）

後有樊皮者惠王十三年樊皮（杜預注周大夫）叛王王命虢公執之歸于京師（左傳）

論曰不藉千畝來姜戎之敗也而又料民是重過也宣王中興主迺棄功害政愎諫廢言一傳而亡遂以凌遲不振有以哉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號文公亦有馬

尹吉甫 方叔 南仲 仍叔 附伯奇

尹吉甫為内史方叔為卿士南仲為將並事宣王吉甫有文武材周室衰玁狁勢熾王命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賦六月以美之詩注

王舅申伯出封于謝吉甫美宣王能建國親諸侯作崧

高之詩召公平淮夷作江漢韓侯來朝作韓奕仲山甫城齊作烝民皆所以美宣王勉諸臣也詩序
方叔征玁狁及荆蠻背叛伐而服之南仲亦受王命伐玁狁城朔方又伐西戎又從王伐淮徐皆有功詩注
仍叔者亦事宣王宣王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詩序
春秋時有仍叔之子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放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

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殺後母琴操別本

琴操履霜操尹伯奇所作也伯奇無罪為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芰荷為衣採楟花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息别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遣此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寃曲終投河而死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水仙賜與美藥惟念養親

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于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觀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如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遥見乃逐伯奇孟子注伯奇作小弁之詩曹植云尹吉甫殺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之詩　按琴操諸說並

迂誕說苑尤傳會而小弁黍離詩說亦未之前聞

杜伯 左儒 隰叔附

杜伯者陶唐氏之後也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商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是為杜伯杜預注左傳

至宣王時杜伯與左儒相友善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爭之九復之而王弗許王曰别君而異友斯汝也

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說苑

四十六年王合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乗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矢射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墨子

杜伯子曰隰叔杜伯死隰叔違周難于晉國生士蔿為范氏先國語

周春秋杜國之伯名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殺錡以謝之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所

殺者又皆為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矢而死國語杜伯射

王于鄗

論曰宣王明主而殺左儒吉甫賢父而放伯奇忠臣孝子見机于天不特罹昏暴之凶鋒也悲夫

伯陽父

伯陽父周大夫韋昭注

史記周太史唐固注周柱下史老子

幽王三年史記作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際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國語

幽王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史記

十一年幽王滅周東遷國語

史伯

史伯周太史鄭桓公友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吕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荆蠻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

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𩁹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叔熊奔濮而從蠻俗季紃既立大夫薳氏將起立叔熊又有禍難而不能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

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
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髙辛氏火正以淳
燿惇大天明地徳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
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甞不章虞夏商周
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
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
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
皆為王侯公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

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已董彭禿妘曹斟芈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為己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彭姓豕韋彭姓之別封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莒其後也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董姓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當夏之興別封鬷夷于孔甲前而滅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妘姓鄔鄶路偪陽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于鄶

鄔路偪陽其別封曹姓鄒莒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于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貊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斟姓曹姓之別非斟灌斟尋也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夔越芈姓之別國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自棄于夔蠻芈蠻矣蠻芈謂叔熊在濮從蠻俗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

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虢鄶在郟南謝北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獘乎對曰殆於必獘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

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經常也姟備也萬萬曰姟王收其常入舉九姟之數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用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

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内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而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為后而生伯服天

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佚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精孰爲酋腊極也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强申姜姓太子宜咎之舅繒姒姓申之與國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吕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

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
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
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
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
公說乃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
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
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晉文侯于
是乎定天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啟

濮國語

論曰物之應幾先之識者每窺其微信乎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史曰老子字伯陽或曰百六十歲或曰二百歲按幽王至定王百七十餘年故疑伯陽父老子即一人其信不未可知也今老子别立傳

周后妃傳　太姜

太姜者有吕氏之女

韋昭注齊許申吕四岳之後太姜之家

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列女傳

太任

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

韋昭注摯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

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列女傳

宋書符瑞志太任夢長人感已滲于豕牢而生昌

太姒　邑姜

太姒者有㜪姒氏之女也

韋昭注杞鄫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太姒之家

仁而明道文王嘉之造舟為梁親迎于渭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太姒生武王周公教諸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列女傳

大紀娶于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妒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風化之所以大興也詩傳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

邑姜太公女武王之妃也修教於內生太子誦帝王世紀

宣姜后

宣姜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

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茍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

琴錄宣王有琴曰響風背銘云牆有耳伏寇在是武王之遺䂂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奏宣王於是益兢兢不忘

房后

房后者昭王之后也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國語

申后

申后申侯女為幽王后生太子宜臼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去太子史記

申后作白華之詩詩注

詩序以為周人刺幽王幽王絀申后下國化之以妾

為妻以孽代宗王弗能治周人作是詩

褒姒

褒姒幽王后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

童妾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于襃襃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

列女傳襃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

襃姁

棄女子出於襃是為襃姒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于是廢申后及太子以襃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列女傳幽王惑于襃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其意飲酒沈湎以夜繼晝襃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申侯與繒

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史記

呂氏春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于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以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于麗山之下為天下笑

紀季姜

紀季姜桓王后字季姜紀姓也杜預注

桓王十六年桓八年祭公如魯逆王后于紀明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左傳

王姚

王姚者莊王之妾也嬖于莊王生子頹左傳

惠后

陳嬀者陳女惠王之后也惠王元年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

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是爲惠后生襄王及王子帶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后崩襄王十六年僖二十四年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遂出國人納子帶明年晉納王殺子帶左傳

叔隗

叔隗狄女隗氏國語

襄王之后也襄王十六年僖二十四年王使狄伐鄭取櫟王

德狄人以其女為后是為隗氏王子帶通于隗氏王替隗氏子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子帶以隗氏居於溫明年晉納王取子帶于溫而殺之左傳

定后

姜氏齊女定王之后也定王四年宣六年王使子服大夫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左傳

靈后

姜氏齊女靈王之后也靈王十一年襄十二年靈王求后于

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大夫結之十四年襄十五年官師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左傳

贊曰三毋相承遂興有周及其既也一女優亡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葢傷其易也

文諸子傳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今唯十二子可考

郜子一見春秋伯邑考 周公別有傳

伯邑考文王長子

史記兄弟十人惟發旦賢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

為太子說非是蓋伯邑考前死故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長即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有本紀次曰管叔鮮無後次曰周公旦後有世家次曰蔡叔度有世家次曰毛叔鄭詳地里志史記毛叔鄭作曹叔振鐸按左傳衛祝佗曰武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夫曹同為文王子而別之曰文王之昭者明非武王母弟也杜預注五叔者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鄭今從左氏次曰成叔武見志次曰霍叔處見志次曰康叔封見世家次曰冉季載見志史記世家伯邑考質于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

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帝王世紀

其後無所傳

管叔鮮　蔡叔度　霍叔處

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皆文王子武王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于霍相紂子武庚禄父治殷遺民是為三監大紀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羣叔流言疑周公為不

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王命伐誅武庚史記

殺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史記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尚書

管叔誅死無後蔡叔之子仲見世家傳國至侯齊為楚所滅霍為晉所滅

毛叔鄭　成叔武　眒季載

毛叔鄭封于毛成叔武封于郕聃季載封于聃

索隱載名季字也

毛叔爵為公

書顧命書公其後春秋書伯或降黜故

為成王卿士成王將崩毛公同受顧命立康王尚書其後世見地理志

成叔武事不載其後世見地理志

聃季載有馴行周公舉為司空以佐成王治有令名于

天下其後世無所見史記世家

康叔封

康叔封從武王克殷封于東土治殷餘民是為衛康叔作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朂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王曰嗚呼封汝

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
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
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
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
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
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
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
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
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彞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

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
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
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不率太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

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有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

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又作酒誥梓材以誡之尚書

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史記

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綪茷旃旌大吕以章有德左傳

其後世見世家至衛君角為秦所滅

史記武王時康叔少未得封武王崩管蔡作亂周公誅之而分殷餘民封微子啓于宋封康叔于衛　按此葢録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故史遷踵其謬且武本紀曰王立于社南衛康叔封布兹少未得封語自牴牾

畢公高

畢公高初相文王及武王伐紂入商紂宮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曹叔鐸奉陳常車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武王既入立于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茲席也）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以討紂罪明周受命（史記）

武王大建公侯封叔高于畢留相周（大紀）

武王崩畢公相成王為司馬（孔氏書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書序）

初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監之周公殁成王以君陳代之及康王立復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作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

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禄之家鮮克有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

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尚書

畢公之後曰畢萬爲魏之先見晉傳

曹叔振鐸　滕叔繡　郜叔　雍叔　原叔　酆叔　郇叔

曹叔振鐸封于曹滕叔繡封于滕事無所見其後見曹世家滕世家

郜叔封于郜雍叔封于雍原叔封于原酆叔封于酆郇叔封于郇大紀自郜以下名與事俱不載郜原後世見地里志雍酆郇後世無傳

自畢公以下皆文王庶子也

論曰或曰管蔡之亂紲周公信孺子也然則挾武庚以

叛何居乎張頑民之勢動新造之周微周公幾何其不隕乃宗社乎蔡仲幹蠱東土續侯誅賞以公固不恤人之言也衛風渢渢儉而易行周之諸侯衛最後亡雖地在不爭亦其德也然畢萬開魏而冉後無聞實栗者穫豈天其或爽與

尚史卷二十六